

使命规则

奥格·曼狄诺 著

MISSION SUCCESS &
RETURN OF THE RAGPICKEN BY OG MANDINO

全球最畅销图书第三名 《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作者倾心杰作



全球二十种文字
行销全球二十四个国家
突破三千六百万册

远方出版社

I712.45

M311

使命 规则

奥格·曼狄诺 著



远方出版社

930539

责任编辑:赵志忠

封面设计:羽 人

- ©1 Greatest Miracle in the World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75 by Og Mandino
- 2 Mission: Success!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6 by Og Mandino
- 3 The Choice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9 by Og Mandino
- 4 A Better Way to Live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90 by Og Mandino
- 5 Return of the Ragpicken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92 by Og Mandino
- 6 Greatest Success in the World by Og Mandino. Copyright c 1981 by Og Mandino
- 7 The Gift of A cabar by Og Mandino and Buddy Kaye.
Copyright c 1978 by Og Mandino and Buddy kaye

©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权属远方出版社

本书由 Doubleday, a Division of Bantam Doubleday Dell Publishing Group 安排出版

奥格·曼狄诺幸福之路

使命 规则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老缸房街 15 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满城文化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8.5 字数:550 千

200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0001~15000

ISBN 7-80595-304-X/G·40 全套定价:75.00 元 本册定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谨以此书和这份爱

献给一位非常特殊的人

保尔·普雷顿

你不只一次地听到我说，生活就像一项飞行任务，我们大家都想飞，却没有现成的飞行计划，只因为在学校里从来就没人给过我们。生活确实是一项使命……但我们必须记住，每一天都是整个生活的缩影……

——温妮·马洛

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圣经》希伯来书

目 录

《使 命》

第一章	(3)
第二章	(10)
第三章	(17)
第四章	(24)
第五章	(31)
第六章	(38)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7)
第九章	(65)
第十章	(74)
第十一章	(81)
第十二章	(88)
第十三章	(94)
第十四章	(102)
第十五章	(109)
第十六章	(118)
第十七章	(127)
第十八章	(133)

第十九章	(138)
第二十章	(144)

《规 则》

第一章	(165)
第二章	(175)
第三章	(185)
第四章	(191)
第五章	(203)
第六章	(215)
第七章	(229)
第八章	(245)
第九章	(260)
第十章	(271)
第十一章	(288)
第十二章	(295)

使 命

徐 昌 译



第一章

她怎能这样就将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之门永远关闭了呢？尤其是这一切发生在她把
我打发走去完成一项终生的使命之后！

当我坐的这架只有一半乘客的协和式飞机降落在希斯罗机场时，整个加迪纳工业集团的先头人马如我所料，都守候在机场大楼里。

“欢迎您来伦敦，加迪纳先生！两周来天气一直很糟糕，可今天为了欢迎您的光临，太阳也决定亲自露面了。”

“谢谢你，西德尼。我的广告宣传天才，你干得怎么样？明天给英国朋友们做重大介绍的各项准备工作都就绪了吗？”

“是的，先生，”他说道，同时紧张地笑了笑，“咱们去饭店的路上，我要把整个宣传计划给您过一遍。”



我缓缓地走过热切期待着我们的各管理部门的代表们，一边同他们握手、拥抱，一边回答那些没完没了的诸如乘坐优雅的白色超音速导弹感觉如何之类的问题。经过像往常一样的提取行李和报关的耽搁之后，西德尼引着我出了机场大楼，向一辆黑色罗尔斯——罗伊斯牌小轿车走去。

一位白头发穿制服的司机直挺挺地站在那儿，一只手扶着为我



SHI MING

们打开的后车门。”

“全是一流的，西德尼？”

“只是想让您感到宾至如归，先生。如果您能开着带折篷的科尼施牌轿车绕着斯科特迪尔兜风，那就完全有理由在伦敦至少拥有一辆西尔弗——克劳德。”

我们在后座柔软的皮椅上刚一坐稳，西德尼便拉开了他公文包的拉链，从中取出了一个标准拍纸簿，然后开始了他的介绍。为加迪纳工业集团公司的十九个子分公司之一的斯塔克莱斯特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海外分部所建的三层综合大厦的奠基仪式定于第二天午后二时举行。建筑工地位于汉普斯蒂德希斯，离我们住的饭店大约只有二十分钟的路。我们所有的人都将于一点半从多彻斯特饭店出发。

要想专心致志地听西德尼的介绍可不太容易，但我还是强迫自己这样做。一顶大帐篷，他继续低沉单调地说道，已经搭好，以便万一下雨时可供应邀前来的要人们使用。由我发表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用一把金锹培些土给报纸和电视镜头做做样子，这之后我将出席一个至少三十分钟的记者招待会。我的集团公司的巨额资产，当然还有我个人的财富，他向我提醒道，将无疑是记者们关注的首要焦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资本早已把大不列颠忘到了脑后。为什么加迪纳工业集团承担起如此巨大的一项财政义务呢？

汽车驶往伦敦的路上，交通标志上的名字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格林福特、伊顿、贝辛斯托克、豪恩斯洛、伊灵……

温妮！我几乎失声叫出了她的名字。

温妮·马洛，你在哪儿？过得怎么样？我合上双眼仿佛还能看到她那苍白、略带皱纹的面容和那双饱含泪水的蓝色大眼





睛。每当她搂着我、吻着我的面颊时，总是不断地嘱咐我，要我常给她写信。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四十年。很久以前了。那时候，约么有一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我确实常写信给她。我的一些信被打上“此人已离开”或“已搬走”的戳子原封退了回来。对于其他信件的下落我也一无所知，而她则从未回过信。甚至连一张明信片也没寄过。她怎能这样就将我们两人之间的感情之门永远关闭了呢？尤其是这一切发生在她把我打发走去完成一项终生的使命之后！而我已完成了她所赋予的使命，干得那样出色以致于远远超出了我的，或许是她的，最疯狂的梦想，但要是她能了解我所有的胜利，那这些胜利该变得多么甜美啊！

“先生，先生？”西德尼那单调的嗓门提高了好几个八度。“您没事吧？”

“我很好”，我答道，“只是有点胡思乱想。”

他任凭公文包滑到脚下，同时跷起了双腿。“二战期间您驻扎在这儿，对吗？”

“是的。空军第八军 B—24 轰炸机中队的轰炸员。我想是在北部或者是东北部。我们的基地离一个叫马雷的村庄很近。”

“您那时常去伦敦吗？”

“不太常去。执行任务时去过五、六次。总共有过三十次战斗飞行。”

“打那儿以后再也没回过英国？”

“是的。当时我换了好几份工作，试图发现自己的特长，随后便结了婚，然后有了孩子，这以后创立了我的第一个小公司，那段似水流年的日子里，我只是越来越忙碌。”

他轻声地笑了笑。“您把您的经历讲得太平淡了。您的职





SHI MING

SHI MING

业生涯是非常了不起的，先生。”他指着我们疾驰而过的周围景物说道，“您对这些还有印象吗？”

“没什么印象了。我们那时匆忙赶到这里度过那短短的四十八小时的休假，也就很少会花时间去观光了。”

“我敢打赌是这样的，先生。”他笑了，接着又摇了摇头。“您的生活的确不同凡响，加迪纳先生。凭我对您的了解，一九四五年您从空军战场上回来时，除了您身上的几件衣服和领取的退役津贴之外，您几乎是一无所有。而且当时也没有家。而今您却作为这世界上最富有的一员荣归故里。实在是太了不起了！我希望您明天发表讲话时有关这方面也略谈一点儿。可以着重指出，我们所生活着的美利坚合众国是一块如此富于戏剧性的机遇之土。这一点您不打算提一下吗？”

“是的，我要提，但提法上略有不同。”“噢”，他小心地说道，“您是否准备让讲话内容超出我们所准备的消息发布会的口径范围呢？”

“我还没有看到这份材料。”

他又打开了公文包并递给我一份已提供给新闻界的三页纸的公关材料。我看了一遍又递给了他。

“干得不错，西德尼。”

“那上面涵盖了您要讲的要点吗，先生？”他追问道。

“刚好。”我转过身眼睛盯着窗外。如果他知道……但那样，我不晓得西德尼能否应付好意外之举。

罗尔斯车放慢速度驶过了哈默史密斯街又转上了克伦威尔路。我们经过了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后不久，车开上了布朗普顿路，我倾身向前想好好看一看那座宏伟的老哈罗德百货商场。





“我们差不多就要到饭店了，先生。”

“我知道。我想起来了哈罗德商场离海德公园很近。”

最后我们的车从海德公园街角向左转到了公园胡同，然后罗尔斯车缓缓地停下来。

“欢迎光临多彻斯特饭店，先生。我相信您会对您的套房和我们这儿出色的服务感到满意，并且您还会发现特雷斯餐厅的饭菜是无与伦比的。”

“一个面带微笑的年轻侍者耐心地扶着为我打开车门，但我一动不动地坐那里，没有跨出这道舒适的界限。西德尼等在那里，他那苍白的前额上的皱纹逐渐深了起来。我瞟了一眼我的手表。

“西德尼，我要办的头一件公事是几点？”

“要等到三点，先生。英国广播公司要派一个采访组到您的房间来。他们想做个简短采访以便在今天的晚间新闻节目中播放。我想您不会介意的。那以后直到明天的庆祝活动之前您可以随意安排。”

“好吧，你叫人把行李送到我的房间去。我有件事要办。非常重要。我很快就回来。”

“让我帮您办吧，先生。您旅途劳顿一定累了。”

“不，不，我不累，这件事我必须亲自去办。你去忙你的吧，照看一下东西，等我回来，别为我担心。我会尽快赶回来，留足时间对付那个电视采访。”

当西德尼和我的行李消失在多彻斯特饭店里面之后，我向俯过身去问我的司机，“你叫什么名字？”

“亨利，先生。”

“亨利，你知道马休斯街吗，就是格洛斯特广场外的一条





SHI MING

SHI MING

小街?”

“事实上这条街我非常熟，先生。从二战前到现在我一直住在离那儿两个街区的一套小公寓里。”

“太好了，带我去吧。”

当大理石拱门映入我的眼帘时，我可以感觉到我肠胃上的肌肉顿时紧张起来。以前我去温妮家的路上，一次又一次地路过那可爱的意大利大理石砌成的拱门！我们从拱门下面转弯向右然后又向左到了格洛斯特广场。

“贝克街离这儿不太远，先生，”亨利大声说道。

“是的，我知道。歇洛克还住在二百二十一号乙门吗？”

他大笑道，“您以前来过这儿！”

“很久以前了，亨利，很久以前。”

沿着格洛斯特广场街的铁栏杆甚至还有那些小门廊看上去都那么熟悉。对于整个事情的回忆既可能是一场恶梦，也可以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罗尔斯车终于慢下来并且向右转去。“以前那街角的信箱曾有过一个标志，先生，但这就是它。马休斯街。您刚才说是几号来着？”

“二十二号。在……右边……靠边儿。”

马休斯街是一条短短的死胡同。在我左侧的一幢砖砌的三层公寓楼一直延伸到街尾并且拐过来形成一座L形的建筑。但我的右侧只有一些碎砖乱石堆和几乎被又高又难看的杂草盖住了的几根朽木。

我打开车门，尽管是暖湿的气候我仍感到一丝凉意袭上心头。我记不得在亨利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之前我盯着瓦砾堆站了多久。

“请原谅，先生，这就是您要找的地址吗？”他朝着那残迹



使 命



严肃地点了点头。

我几乎辨别不出自己的声音了。“那位女士名叫马洛。温妮·马洛。你在这附近住了这么多年，碰巧听说过她吗？”

他犹豫了一下然后摘下他的遮阳帽，并用手揩了一下额头。“不知道，先生，我不知道她，但我确实清楚地记得那时这儿发生的一切。太不象话了。”

我深深地呼了口气。“讲给我听听。”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说道，叹息着并低下了头，“那是一九四五年新年大清早。一颗德国人发射的最后一批 V—2 飞弹直接命中了公寓楼的这一侧。”

第一章





SHI MING

第二章

第
二
章

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也只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使我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一九四三年，就在我二十岁生日之后的第五天，他们在我胸前别上了一副银色轰炸员飞行胸章，并送给我一套金色的少尉军阶杠。根据空军的级别，尽管我还不能参加选举，但现在我已成为一位“军官和绅士”了。

不能参选还不算，而且从新墨西哥州卡尔斯拜德轰炸员飞行学校毕业之后，我们班上的每个人都得到了十天的休假，我可能是毕业典礼结束后唯一没有立即返家的毕业生。我根本就没有家。八岁时的一个可怕的夜晚警察来到我家，告诉我我的妈妈、爸爸在九号高速路上的一起车祸中丧生，从那时起我便与叔父皮特一起生活。他们说一辆大巴士在有水的路面上失去了控制。举行完葬礼以后，我就去了马萨诸塞州的弗莱明汉姆。那地方离我家的公寓楼不远，而且在同一条街上。这样就在我唯一的亲戚家安顿下来。

皮特叔叔是个酒鬼，脾气很坏。当他清醒的时候，可这种时候并不多见，他总是把一切都归罪于我，让我感到内疚，他





说他如何救了我使我不至成为一个受政府监护的孤儿，是他给了我一个能避风遮雨的房顶、一张温暖的床和每日三餐，我应该如何如何地感激他。对此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还能做些什么？我变成了他的管家男孩，擦地板、倒垃圾、铺床、洗洗涮涮，我甚至还学会了做点饭。一早一晚我从两条规定路线上靠送报纸挣来的几个美元还不够我买衣服用的，特别是当我发育较快时尤为如此。学校里的小孩儿们自然很快都知道了我的困境，孩子就是孩子，他们毫无同情心地拿我取笑开心。卢克·加迪纳和镇上的酒鬼住在一起。

几乎每天晚上皮特从当地的一家小酒馆狂饮作乐回家后，他要干的我想已是习惯成自然了。他先找碴说他交给我做的家务活没干好，然后就甩起大巴掌连续打我。我跑过四次，但每次都让警察追上并把我带了回来……这样我就又能被他狠狠地臭揍一顿。

我是个天生的运动员，当我上高一时身高已有六英尺了，体重一百七十五磅，那时皮特再也不打我了。我一心地希望玩橄榄球，垒球和篮球。我们的数学老师基尔内先生是所有这三项运动的教练，他曾苦口婆心地劝我参加运动队。但我不能那样做。我需要钱吃午饭，还得买衣服、书籍，这些东西皮特一样也没有给我。就这样，放弃了成为中学校园明星的机会，怀着获得一份大学运动员奖学金的希望，我每天下午和星期六全天都去福卢梅尔的金店打工。

每天晚上通常是我独自一人吃晚饭，这之后我就到附近的玛利安公共图书馆花时间做作业。在那儿很容易集中精力，并且我总是觉得钻在书堆非常舒适和恬静。自从和皮特生活在一起，这些书也已成了我拼命紧抓不放的救生圈，以此来赢得一

